

vice mayor

交易

欧阳娟◎著

解密官场潜规则
潜规则化的官场
如履薄冰的职场

阅读对象
职场老油条
官场半瓶醋
涉世未深者

河南文艺出版社

vice mayor

交易

解密官场潜规则
潜规则化的官场
如履薄冰的职场

欧阳娟◎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交易 / 欧阳娟著. —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7.11

ISBN 978-7-80623-850-9

I. 交… II. 欧…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5860 号

作 者	欧阳娟
出版统筹	单占生 丹 飞
选题策划	陈 静 丹 飞
责任编辑	陈 静
特约编辑	萨之鱼
美术编辑	李定斌
封面设计	JOYIN
责任校对	伊春萍
发行总监	陈霖霏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鑫苑名家 11 号楼
邮政编码	450011
承印单位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 1000mm
印 张	18
字 数	248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3-850-9
定 价	26.80 元

目 录

引 子 / 1

你到底是副市长还是陪舞小姐？

第一章 心比天高 身为下贱 / 3

权权交易，钱权交易，色权交易，你有什么可以拿出去跟人交易的？

第二章 胭脂正浓 金粉正香 / 89

性就是一种男人对女人的侵略行为，男人天性喜欢侵略，女人天性喜欢被侵略。

第三章 公子多情 小姐无缘 / 201

好，如果生活非要把我逼迫成一个女强人，那我就成为一个女强人。

引
子

“不许去，天天晚上不着家，你到底是副市长还是陪舞小姐？”

“随你怎么说。”

“你把我当什么？我是你丈夫！不是你的看门狗！”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你要是知道，就不会成天跟别的男人混在一起，你要我把脸往哪儿搁？”

“我真的要走了，时间来不及了。”

“好，你走。出了这个门你就不要再回来了！”

“是你把我送上了这条路，对不起，我没有回头的余地了。”

防盗门“哐”的一声巨响，在翠烟身后合上，她深吸一口气，没有回头，踩着高跟鞋决然地离去。

翠烟本来并不叫翠烟，她是岷山乡一个叫柳庄的小村子里一家普通农户的女儿，本名柳亭，取“亭亭玉立”的意思，可是，她长得并不亭亭，更不玉立。十六七岁的时候，正是最容易发胖的年纪，三姑六嫂们都为她将来的婚嫁忧心：“亭子，你可不能再这么猛吃猛喝的啦，当心将来嫁不出去。”就是这么一个连出嫁都成问题的小姑娘，谁能料到十年之后她会成为宜城市民议论的焦点。

民间流传着她与无数官场男人之间的艳史，在他们的口口相传之中，柳翠烟先后与数十名政府要员发生过超友谊关系。他们说她那个地方长得特殊，像一口暗井，幽深而紧密，能够源源不断地喷出井水，让男人们欲死欲仙欲罢不能。他们还传说她的床底下养着一只火红色的小狐狸，她每天跟狐狸同睡，练就了一身骚风媚骨。有什么女人能比狐狸更骚的呢？而且还是红狐狸。只有柳庄的人们听到这些传言时会嗤之以鼻：柳翠烟？你们说的是柳亭吧？她长得像狐狸？像一只小猪仔还差不多！风骚？她就算在家里养上一窝狐狸也骚不起来。我还不知道她？小个子，胖冬瓜。当官之后穿了几件好衣裳，才稍微像个人样，小时候别提有多丑了！不过这人有福，居然当上副市长了，祖坟葬得高啊，都是托先人的福。

第一章 心比天高 身为下贱



1

柳亭躺在软绵绵的被子里却感觉不到一点温暖，整个身体像浸在一条冰凉的河里，寒冷而孤寂。两个多月来丈夫一直是这样：双手垫在脑后，瞪着一双焦灼的眼睛，像一只隐蔽在黑暗中的野兽，随时准备出击。可是，他想怎样出击，他要捕获的猎物是什么，柳亭一无所知。令人窒息的静默闷得她透不过气来，她很想跟丈夫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又不知从何谈起，其实即使她知道从何谈起，如果丈夫没有主动提出，她也会强硬地压制住自己。

柳亭就是这样一个人，对于生活中的很多问题，她以一种灭绝人性的自制力保持着优雅。

丈夫轻哼一声翻了个身，柳亭有点紧张，她以为他会抱她，蜷曲着身体一动不动地等待着，然而他转到另一边去了，碰都没碰到她一下。

柳亭把头埋进枕巾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深深吸了口气，忍一忍，再忍一忍，把眼泪咽了回去。

“表妹啊，不是我说你，你太天真了，天真得近乎于愚蠢。你以为什么是爱？男女之爱和性是直接相关的。没有性，也就没有爱。”柳小颜背靠阳台坐着，穿一身暗红色套装，把墨镜推在头顶上，看起来像一个时尚白领，实际上只是一家小美容院的店员，底薪二百。她以不容置疑的口吻下结论：“陈岚两个多月没碰你，我看，你们的婚姻亮红灯了。”

柳亭低垂着眼睛，一脸无辜：“我都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无缘无故的，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不为什么啊！厌倦了呗。你吃多了大鱼大肉还会想吃萝卜咸菜呢！”柳小颜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对于感情，咱们女人讲究的是忠诚、是情分，男人可不在乎这些东西，感情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游戏，既然是游戏，那么图的就是个新鲜、刺激。你们结婚都两年多了，还有什么新鲜感可言？他对你当然没兴趣了！”

“我看陈岚不像这种人。”柳亭双手托着下巴，无精打采的。

在柳亭的心目中，丈夫是一个真诚、腼腆的男人。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次乡镇组织的青年教师优质课评比中，两人都是参赛者，由于种种人为的原因，他们的分数都极其的低。柳亭排在倒数第二，自然会特别留意倒数第一的那位，宣布比赛结果的时候，她特意回过头去搜寻当事人，只见一个白衣黑裤长相秀气的大男孩坐在最后排。柳亭记得这男孩讲课的内容，以她个人之见，应该算是一堂比较成功的公开课，却得了一个这么低的分数，她暗暗为他感到不平。男孩见柳亭一直看着自己，红着脸笑了一下，颇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这个腼腆的笑容给柳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直到现在，她还会在偶一愣神的时候回想起来，想着陈岚这样慢慢地低下头去，脸一直红到耳根的窘态，像个天真羞怯的小孩，激发了女人天性中最原始的母性。柳亭怎么也无法将这个害羞的男孩跟柳小颜所说的喜新厌旧的男人们联系在一起。

“嗤！”柳小颜玉手一挥，“伪装！男人最善于做的事情就是伪装！对于他们来说，撒谎就跟撒尿似的，就是一种生理需要，想都不用想，张嘴就来！噢，要是让你看到了本来面目，你还肯嫁给他啊？骗骗你这种不通世事的小女人，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我有你说的那么弱智吗？”柳亭轻声表示不满。

“说到读书呢，我是比不上你，可是说到对男人的认识呢，那你就远不及我了。”柳小颜一副过尽千帆的样子，“天下乌鸦一般黑！包括我们家老爷子，你看他那个老实样儿，年轻的时候还不是伤透了我妈的心？”

“嘘！”柳亭慌忙伸手掩住柳小颜的嘴，“当心姨父听见。”

“怕什么啊？我当着他的面也这么说来着。”柳小颜叹口气，“常听外婆说我妈年轻的时候又漂亮又能干，提亲的踏破了门槛，可我妈偏偏看上了我爸这个无财无貌的土老巴子，说女人找丈夫就要找个老实可靠的，安安心心过日子。结果呢？到头来落了个人财两空。嗤，凡是男人就没有老实的！所谓的老实不老实，只是看他有没有这个条件罢了。”

柳亭透过半掩的房门看着在大厅里招呼客人的姨父，就是这个头发灰白、躬着脊背的男人，曾经让姨妈在风华正茂的年代寻死觅活，整日以泪洗面？

“感情算个屁啊？又不能吃又不能穿，说有就有说没就没了！只有钱才是真的！”柳小颜张开五指又紧紧握拢，“钱是最忠诚的情人，你把它握在手里，它就永远不会背叛你。当你饥饿的时候，它能给你锦衣玉食；当你寂寞的时候，它能为你呼朋引伴……所以当初一听说你要嫁给陈岚，我就极力反对。”

不光是柳小颜，实际上柳亭跟陈岚的婚事差不多遭到了所有亲朋好友的反对。柳亭是小学老师，怎么着也得找个乡镇干部才般配吧？这是乡下人一贯的思维方式。男人找对象是往下找，女人找对象就得往上走。陈岚本身只是一个农村小学老师，跟了他，就意味着一辈子只能待在农村，再没有翻身的机会。可柳亭有自己的想法，她看不惯一般乡干部那种流里流气的作风，听说很多乡干部有打骂老婆的习气，难保自己不摊上一个“恶霸”，到那时可是后悔都来不及了。与其嫁给一个在乡里做干部的“流氓”，还不如嫁给虽然贫穷，但是待人斯文有礼的陈岚，两个人节俭一点过日子，平平淡淡的一生，也没有什么不好。再者，在她的内心深处，还埋藏着一个难言之隐，关于这件事情，除了陈岚之外，她没有对第二个人说起过。

事情发生在柳亭中专毕业那年，她上的是一所很不正规的中专学校，知识方面一无所获自不待言，同学之间也极其不好相处，吵架、打架是家常便饭，心灵上得不到充实，很多人因此而谈恋爱了，柳亭也不例外。

柳亭的第一次发生在一个飘着毫针一样细细雨丝的五月，那日的天是灰沉沉的暗蓝，窗外蜂拥着生机勃勃的法国梧桐树叶。男人很英俊，或者实际上根本就不英俊，只是她个人觉得英俊而已。他轻轻地从后面抱住她，绕过脸来摩擦她的脸。当上衣被褪去的时候，柳亭试图挣扎，然而这样的反抗是徒劳的，青春的身体犹如五月的树叶渴望着雨点的浇灌。她整个人和那日的天气一样，温暖得不得了，柔软得不得了，潮湿得不得了……每一个有经验的男人都应该知道的，春情，是什么都阻挡不了的，就像一棵芽要破土，一朵花要开放，一

只幼鸟要起飞……他利用了她的弱点，而她，无辜幼稚。

仅有这一次，之后柳亭再也没有见过那个男人，她蒙着头躲在被子里哭过，在太阳底下愣愣地发过呆，像所有失恋的少女一样，魂不守舍、痛不欲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由失恋所带来的痛苦渐渐冷却，转而被一种更深的_{不安和恐惧}所取代，她开始意识到来自身体上的问题。那男人在她的身体上捅了一个伤口，这个伤口将是一生都无法愈合的，在她将来的生活中，要如何对另外一个人解释这个创口的由来呢？

参加工作之后，柳亭听同事讲过离他们学校不远的另一所小学里的一个女教师。那个女教师一向是以美貌和风骚著称的，据说她在新婚之夜割破自己的大腿伪装处女血，不小心被丈夫识破。丈夫看着床单上一大摊暗红的血迹说：“又不是杀猪，哪儿来的这么多血？”还有一个女教师算准了经期跟丈夫同房，趁着她刚刚来月经又来得不多的时候，做完之后正好在床单上留下几点梅花样的血渍。一个多么完美的阴谋！可惜她的丈夫是个老手，完事之后悠闲地点了根烟说：“你还挺会挑日子的。装什么装？我进去的时候根本没有感觉到阻力。”

柳亭也想过利用种种方式来掩饰那个残缺的地方，可她实在是一个不会作假的人，也不屑于作假。经过漫长的思想斗争，她还是决定找一个能够宽容她理解她的男人，恰好这时，乐观单纯的陈岚出现了。

“在认识你之前，我曾经打算一辈子单身，因为我实在不想跟人提起这段不堪的经历。我愿意做一棵冬天的树，沉沉地睡着，不发芽，不开花，不欢笑，也不疼痛。可是，你来了……”新婚之夜，柳亭将脑袋枕在陈岚的肩膀上，眼里蒙着一层水雾，“你让我觉得自己在冬天已经停留得太久了，久到难以承受的地步。我看见你站在春天的绿树下招手，可是，我已经没有走进春天的资格了，对吗？”

陈岚爱怜地摸了摸柳亭的头发，此时无声胜有声，陈岚的爱抚比任何信誓旦旦的话语都更能够表达理解之情。柳亭缓缓地垂下眼睑，几滴动情的眼泪偷

偷从眼角滑落下来，她背转身去，不让他看见。

“如果你不能接受，我们的关系就到此为止，我一点也不会怪你……”柳亭的眼里流动着真诚和悔意。

陈岚微笑着刮刮她的鼻子，疼爱地叫了一声“小傻瓜”。他说：“小傻瓜，一切会越来越好的。你放心。”

当陈岚说出“你放心”三个字时，一股心酸而喜悦的激流在柳亭的血管里奔腾，一次次冲击着酸涩的眼睛，苦苦掩藏了好几年的心病终于得以医治，她忍不住伏在桌子上痛痛快快地哭了起来。

“来，把你的手伸出来。”陈岚摊开手掌将柳亭的双手包裹住，“更好的生活在这里面。”

柳亭哭得更凶了，如果这样的男人都不嫁，她还能嫁给谁？她决定用一生的忠诚和爱来回报他。

结婚头两年夫妻俩好得如胶似漆，早晨起床一起骑着脚踏车到各自学校去上班，途中有一段同路，他们总是有说有笑的，羡煞路人。同事们都开玩笑叫他们“金童玉女”，柳亭也觉得自己婚后漂亮自信了不少，而陈岚始终是那么意气风发斯文秀气的，怎么看怎么顺眼。陈岚最让人受用的地方，还是对父母的孝顺和对老婆的体贴，家里有什么活他都抢着干，柳亭基本上是十指不沾阳春水。随着时间的推移，柳亭的父母看着女婿这么疼爱自己的女儿，也慢慢接受了他。到这个时候为止，柳亭一点也预料不到她的命运将会发生什么改变，她只希望早点给陈岚生一个大胖小子，然后安安稳稳地居家过日子，她还想过等有了孩子之后，自己要勤快一点，为陈岚多分担一些家务。她愿意做一个平凡的小女人，为他操持三餐饭菜，四季衣裳，如此淡定幸福地过一生。

可是最近两个月来，柳亭觉得自己好像落入凡间的仙女，被人一脚从云端踹到了地面。陈岚变了个人似的，脸上看不见一丝笑意，对家务事更是一点都不沾边，晚上就寝也不叫她睡了，吃完饭后一个人早早上床，瞪着天花板一个劲儿地发呆，有时候她想表示一下亲近，都会被冷漠地推开。难道真的像柳小颜

所预言的那样，再炽热的恋情也对抗不了时间？

2

在清醒的时候，理智可以抑制住情感的闸门，可是在梦境里，一切情绪变得信马由缰。柳亭梦见一扇粉红色的门，门后放射着五彩斑斓的光，那景象美极了。陈岚在身后推了她一把，说：“快，进去！里面有很多宝贝。”她对宝贝没什么兴趣，她只是喜欢那些漂亮的光芒而已，可她不想惹陈岚不高兴，就依言向着那些光芒的深处走去。她走了很久很久，走得很累很累，通道越来越窄，她只有把身体越缩越小才能过去。当她终于进入那扇神秘的粉红之门时，身体却已经缩小到婴儿模样。她举目四望，哪里有什么宝贝？不过是一团混沌沌沌的光。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你来了吗？你来干什么？你来了就不要再回去了。”不行，我要回去，陈岚还在外面等我呢！她惊惶地转身，仓促间只见一束浓稠的光芒飞过来，“嗖”的一下穿过身体。她来不及惊叫，与那光芒融化在一起。

“陈岚还在外面等我呢……”这是柳亭融化之前唯一牵挂的事情，可是，她看不见陈岚，陈岚也看不见她，因为她是光，光没有眼睛，也没有身体。

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什么粉红色的门，原来是她贴在玻璃上的窗花。柳亭是个细致的姑娘，从奶奶那儿学得一手剪纸的绝活儿，什么小花小草小猫小狗，剪什么像什么，活灵活现的。和所有诗情画意的女人一样，她最钟情的颜色是粉红，于是剪了一片桃林贴在窗户上，远远看去，像一片粉红的海。

一场虚惊，柳亭揉揉眼睛擦掉梦中的残泪，陈岚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出去了，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心想，幸好没被他看见。

柳亭走进厨房，灶台上摆着一份早餐，是她喜欢吃的荷包蛋和小白菜。她靠在门框上发愣，以前每天早上陈岚都会早早起床为她准备好这些的，可是自从他受到情绪困扰以来，她已经很久没有享受这种待遇了。难道丈夫的情绪已经过去了？柳亭心下微微放宽了一些，她倒不是介意谁做早餐，她只是希望二

人的感情恢复常态。

“哎？起来了？”陈岚托着一把新摘的空心菜走进厨房，菜叶子翠生生地滴着水，煞是漂亮。

“生虫了……”陈岚没话找话地说，“改天喷点药。”

柳亭预感到陈岚有话要对她说，她有些紧张，既期待，又恐惧，她希望丈夫能跟她倾吐心声，又害怕从他嘴里说出什么不好的事情。表姐柳小颜曾经以哲人的口吻教育过她：“做丈夫的在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对妻子吐出的第一句话往往是‘离婚’。”虽然柳亭从来没把柳小颜那些歪理邪说当一回事，但是事到临头还是有些心虚。

陈岚确实有话要说，但是，陈岚心里所想的事情跟柳小颜所预测的大相径庭，要不人家怎么会说“任何一个自以为了解男人的女人都是愚蠢的”呢。

陈岚一边洗菜一边上上下下把柳亭打量了好几遍，很满意似的微笑着点点头说：“我看能行。”

柳亭满肚子的狐疑，却并不开口询问，这种时候，她觉得保持冷静比胡乱猜测要好。

“我想到一条进入官场的捷径了。”陈岚迸出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什么？”柳亭没听明白。

“我说，我想到一条进入官场的捷径了！”陈岚提高声音。

“进入什么？”柳亭被丈夫没头没脑的话给弄晕了。

“官场！当官！”陈岚加重语气。

柳亭迷惑地看着陈岚，看了好一会儿，猛然明白过来：丈夫是说想到了一条当官的捷径了。她觉得有点好笑：当官哪是蒙着被子躺在床上想出来的？那世界上的人岂不会天天躺在家里等着天上掉官？

“你笑什么呀？我说真的！”陈岚急了。

“原来这几个月你就在琢磨这个事儿啊？害我担心！”柳亭紧绷了两个多月的神经终于放松了，“你呀，就别想这些没影儿的事了，自寻烦恼，害我陪

你失眠。”

“什么叫没影儿的事啊？我是经过仔细思考反复论证的，都在心里憋了好一阵子了，确定能够行之有效，这才跟你说的。你怎么听都没听就把我两个多月思想的结晶给否决了呀？”

“好吧，那你说。”柳亭心想，只要不是离婚，随你说什么。

陈岚一本正经地说：“我想到的捷径就是你！”

柳亭看着他那一脸庄重的样子，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你糊涂了吧？我既不聪明，又不漂亮，凭什么？”

“你不需要太聪明，也不需要太漂亮。人家都说‘天妒英才’，‘红颜薄命’，太聪明太漂亮的女人没什么好下场。以你现在的资质，在机关里混个一官半职，不多不少，正好合适。”陈岚满有把握地看着柳亭说。

“你说合适就合适啊？市政府又不是你们家开的！”柳亭不以为然。

“你……”陈岚本想教训教训妻子，转念一想，光有理论是说不动她的，要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有说服力，于是他换了温和的口气说，“你还记得我那个同学吗？”

“哪个同学？”

“就是那个当局长的同学。”

柳亭想起来，两个月前陈岚有个初中同学曾经来家里做客，当时那人介绍自己说在某某局当了一个什么局长，柳亭没太留意。

“就那人，”陈岚说，“初中三年我们都同桌，每回考试总是我排第一，他排第二。到了师范之后我们还是分在同一个班，不管他怎么使尽浑身解数，怎么不服气，就是考不过我！可是，分配工作不过七八年，人家一跃成为什么什么局长，而我还是个小学教师，而且还是个乡村小学教师！为什么？凭什么？是我智商没他高？能力没他强？屁！说来说去还是我们太老实太本分，不敢往高处想。你知道人家怎么说我吗？他说男人可不是把时间耗在厨房里的。他还说，其实老师这个职业是最容易混入官场的，他让我活动活动脑子。”

对于丈夫的这番话，柳亭是有些感触的。说到智商和能力，小学六年、初中三年，柳亭的学习成绩一骑绝尘，每年都是优秀班干部，然而，似乎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她在中考前半夜发烧至四十度，吃了退烧药，在考场上睡着了，结果那门科目只得了四十多分。这么差的成绩自然上不了什么好学校，没上好学校自然就分配不到好工作，就现在这个村小学教师的职务，还是她几经周折通过教师招聘考试才获得的。看着很多成绩远不如她的同学一个个踏入重点高中、重点大学的门槛，柳亭心里像被烙铁烫着似的难受，所以，陈岚此刻的激愤，她多少是能够理解一些的。

“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我都支持。”柳亭一边择菜一边对丈夫说，“以后家里的事情都交给我好了。”

“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呢？”陈岚有些急了，“你想想，天底下想当官的男人有多少？我可以说明凡是男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想的。但是，会想到往官场发展的女人最多占百分之三十，这就减少了多少竞争对手啊？而像我这样会支持自己的老婆往官场上发展的男人，又减少了至少百分之六十，现在各个部门都很注重女干部的培养，相比之下，你比我占有绝对的优势，要不我怎么说是捷径呢？”

“我没兴趣。”柳亭一口就给否决了，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我现在没什么好高骛远的理想，只希望生个健康可爱的孩子，在后院里多种两亩韭菜，安安稳稳过日子。”

“说到生孩子，结婚快三年了，也不见你有动静。”陈岚小声嘀咕着，谈到这个问题，他有些郁闷。

柳亭白了他一眼，扔下择了一半的青菜不管了。

几个月过去，陈岚没再提起这事，柳亭更是完全不记得了，照常上班下班，平平淡淡地生活。有一天她正伏在桌上备课，陈岚捧着一大堆打印材料扔在她面前，说：“我们一起去考公务员吧，我帮你报名了。”柳亭原以为陈岚只是一时受同学刺激，有了点小情绪，过后也就归于平静了，到这时她才知道他